怀念——
记录、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
线索征集:E-mail:www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(0531)85193207

怀念

爷爷在大泽山找到了党的队伍

□刘振光

清明将至,又是一个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时节,又是一个万物复苏、春暖花开的季节。我携已成年的儿子和未成年的侄女,又一次站到了爷爷的坟前,凭吊先辈的一生以寄托心中的哀思。

爷爷出生于清王朝风雨飘摇、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1910年,属相为“狗”,用他老人家生前的话说:“属狗的好啊!待主人好,待小偷小摸、土匪胡子狠啊!”

老人家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,祖祖辈辈的家训为“衍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,示儿孙两条正路惟读惟耕”。爷爷生活的年代家中曾经四世同堂,有二十多口人,兄弟姐妹九人,他为长子长孙。过去中国强调的是长子长孙要从小学着持家,所以后来老人家的几个弟弟都外出“闯荡”,有所“成就”,也有所“功名”,唯我的爷爷只有“秉父命、听母言”,一辈子留在家里守家种地。

在民不聊生的民国初年,由于勤俭持家,靠几亩薄田一家人还能勉强度日。可自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、“小日本那铁路修到济南府”后,日本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,即将迈入“而立”之年的爷爷和家人就与乡亲们一样朝不保夕了。日本鬼子进入山东,为巩固其在胶东半岛的统治,修建高(高密)平(平度)公路、青(青岛)沙(莱州沙河镇)公路,村中所有的青壮年包括部分老年人都被日本人“派工”去修公路,受尽摧残折磨。一日,一名50多岁的老人因患“痨病”实在支持不住蹲下来歇了一会儿,就被日本人拳打脚踢至不省人事,后又被刺刀开膛破肚扔到了刚刚挖好的路沟里。后来,爷爷才得知那位被杀的老人正是自己的岳父。

从此以后,民族仇家族恨在爷爷胸中如烈火越烧越旺。爷爷和几个一同修路的兄弟秘密商量,决定想方设法逃离日本人的魔爪。听说不远处的大泽山里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,是专门对付小日本的,他们便寻找机会,凭着当时身体还算壮、跑得还算快,逃到了大泽山区,找到了党的队伍,并积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爷爷老年时,我们曾问过他为什么要入党,老人家回答得干脆利落:“为了有饭吃,有衣穿,为了不受日本人欺负!”“共产党的队伍好啊,不欺负人!当官的爱护当兵的,拿咱老百姓当人待!”我们也曾问爷爷:“你们怎样打小日本?”“怎么打?真枪实弹公开揍这伙王八蛋!打不了,那我们就白天在山沟、山洞里用石头垒搭造手雷、造地雷,晚上下山去日本鬼子的炮楼给他扔个手雷,在公路上埋几个地雷。手雷扔出去,炸死一个是一个,炸不死也让他们不安生。解恨啊!”就这样,爷爷他们不断与小日本周旋,一直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。

日本鬼子被赶出中国后,国民党蒋介石则在美国人的支持下“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”,刚刚回家安安稳稳种了没几天地的爷爷又遭了殃,被国民党抓了壮丁,又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基于此,爷爷又设法逃离了壮丁队伍,回到了大泽山。这次回到大泽山,爷爷进一步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心和决心,表现得越来越好。老人家晚年时,经常给我们“炫耀”自己被“大官”秘密派回村里担任党支部委员,组织农民“抗粮”、“抗捐”、“躲壮丁”的“光辉历史”,因为工作出色,还受到过组织的表扬。他还向我们展示过他一直收藏着、现在已传到我手里的一枚黄杨木刻的村公所公章。也正是这枚村公所的公章,在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、重点进攻胶东解放区时,让爷爷差点丢了脑袋。

1947年秋天的一个夜晚,正是月黑风高时,爷爷带着20多岁的长子——也就是我的大爷——在苞米地里“抢”掰苞米(当时村民不敢在白天收获自家地里的庄稼),忽然听到几声枪响,他知道这又是“还乡团”在抓人了。他急忙将我那从小就胆小的大爷按倒在地,并告诉他千万别吱声,自己则飞跑着往山里逃,可是在通过青沙公路时,还是被“还乡团”给抓住了,五花大绑被押到城西一个村的一座磨坊里。此时,磨坊里已经关押了几十个人,据说大多数都是党员和跟着共产党干的进步群众。后来爷爷才听说就是因为他被人告发有那枚村公所的公章,“还乡团”才在告发人的引领下进了我们村。他们先是冲着我家小院放了几枪,小脚的奶奶急中生智,三下五除二,打碎后窗,连拖带拽,带着我那当时只有七八岁的还在睡梦中的父亲逃了出去。穷凶极恶的“还乡团”在我家没逮到人,便拉走了我家仅有的一头小牛和一头毛驴,放火烧了爷爷刚刚从老爷爷那里分家得来的三间草房。

再接着说我爷爷当时被带到磨坊后,“还乡团”便在磨坊前一个水湾边架起了铡刀,将所关押人员一一审问,并抓来一大群老百姓陪审。“还乡团”审问后不管被审者是不是党员,只要没有老百姓出面“担保”就一律用铡刀将头颅铡掉。一时间,人们哭声一片,水湾刹那间变成了“血湾”。待“还乡团”往外拖拉爷爷时,他凭着自己一米八五的高个和强壮,死死拽住门框不放,结果门框被拽断,自己也被狠狠摔在地上。生的欲望促使爷爷又迅速爬了起来,他一抬头,看到人群里有一个老太太。啊!那不正是自己刚出嫁的五妹妹的婆婆吗?!爷爷急中生智高喊了几声“娘啊娘啊!我是您干儿啊,不是党员,娘!娘!”老太太一怔,人命关天,忙喊:“是啊!这是俺干儿!老老实实种地的!不是什么党员!”说着,老太太双膝跪地,叩头不断:“求!求老总!他是俺干儿,不是党员啊!”“还乡团”见老太太心急情切,便吼道:“老婆子,你敢担保?”

“敢!”

“用什么?”

“两口袋豆子!”

好险!“还乡团”信以为真,拿了那两口袋豆子,竟将爷爷放了。从那以后,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老太太去世,不管收成如何,爷爷一直将其五妹妹的婆婆当成自己的老人供养,最起码一年背两口袋豆子给老太太。在老人去世时,我爷爷披麻戴孝行孝子礼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爷爷担任村里的支部委员,还被推举为林业队队长,用爷爷的话说,那可是个不小的“官”。在儿时的印象里,爷爷经常到大队部、公社和乡里开会,每次去之前和回来后总是显得特别兴奋,还经常给我和弟弟们传达会议精神。我最早记住的几句毛主席语录还是爷爷一句一句教给我的,不过后来上大学后,我才明白原来爷爷仅凭记忆教给我的语录虽然意思都是对的,文字上并不怎么准确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从爷爷那里知道了“共产党好”、“社会主义好”的道理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村里解散了林业队,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。爷爷也老了,不再是村里的支部委员。但他仍然坚持参加党员会,坚持经常到林业队的果园里转转,并叮嘱父亲,待自己百年后要埋在果园里。

1994年爷爷走完了他八十四年的人生旅程,无疾而终。他走得很安详,临去世前几天爷爷还对我父亲讲:“我生没赶上好社会,长没赶上好世道,老了以后有住有吃,赶上了好社会,共产党能啊!”

在爷爷坟前,我一边给儿子和侄女讲着我所知道的爷爷那些过去的故事,一边清理着坟头上干枯的杂草……临离开爷爷的坟时,儿子说:“咱给我老爷爷磕个头吧!”我们双膝跪地,连叩三头,不求别的,只求我心目中那特别的爷爷九泉下安息!

逝者档案

●姓名:刘洪寿
●籍贯:山东平度
●终年:84岁
●生前身份:农民

伞下的尊严

□孙道荣

连续一个多月的雨,把江南下得湿漉漉的。

3月7日,依旧阴雨绵绵。绍兴的街头,人人都撑着一把伞,在冷雨中急走。雨把人的心情都下得糟糕透了。

一位穿着雨衣骑着自行车的老人,突然在路边停了下来,弓着腰,双手搭在自行车上。没有人留意到他,雨伞挡住了人们的视线。一名扫地的环卫工人,扫到老人的身边时,发现雨中趴在自行车上的老人一动不动,意识到情况不妙,赶紧喊来了边上小店里的营业员,拨打了110报警。

派出所就在附近,两分多钟,民警就赶到了,紧接着120急救车也赶来了。医生一检查,老人已经瞳孔放大,没有了任何生命体征。短短的几分钟,老人在雨中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路边,很多把伞停了下来,揪心地看着这一幕。

雨还在下。老人的遗体,躺在担架上。两位民警蹲在老人的身旁,撑着伞,不让雨水打在老人的脸上。两位民警的后背,很快就被雨水打湿了。

一个路人撑着伞,走了过来,站在老人身旁,将伞斜伸着,不让雨水打湿老人的双脚。雨将他的半边身体,也很快淋湿了。

又一个路人,撑着一把小花伞走到老人的身旁,伞太小了,只能挡住老人的一点身躯。她贴近老人蹲着,这样,雨就不会溅到老人身上了。

民警翻开老人的口袋,试图找到老人的身份证明和线索。老人的身上,带着一部手机,民警打开手机,显示有一个未接电话,电话打过去,正是老人的家人。远在县城的家人,闻讯紧急往市里赶。

起风了,风裹挟着雨。老人已经离世的消息,在雨中传播。人们唏嘘不已,但没有人愿意离开。人们撑着伞,在雨中陪伴着老人。又一把伞走了过去,替换下前面的路人。一把把伞,来到老人身边,将躺在地上的老人遗体团团围住,努力不让冰冷的雨水,打在老人的遗体上。人们焦急地等待着老人的亲人从乡下赶来。

老人是在雨天猝然离去的,但一把把陌生的伞,为老人遮挡住了寒雨。老人已经没有了任何知觉,但如果真的有灵魂的话,他一定不会感到寒冷和孤独。

这是三月一个阴雨绵绵的上午,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。有人感叹说,一把把陌生的伞,为生命撑起了最后的尊严。

也许没有人认识那些伞下的面孔,但我们记住了那些伞,那些陌生的,却温暖的伞。在这个阴雨的日子里,一把伞,就是一方晴空。

每个人,都可以为自己,也为他人,撑起这样一把伞。

春天里的翠鸟

□孙守名

连续十多天,每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,一抬眼就看到那只嘤嘤成韵的鸟儿站在阳台的玻璃窗外。鸟儿灰翠蓝色的羽毛,赤红色的尖喙,小巧玲珑,精美绝伦。她站在柔和的春风中,用清澈温柔的眼光望着我,似乎正等着我靠近她,与她共享春天的气息。

起初,我有些好奇,心中暗想,也许她经不起春天的诱惑,偷偷从主人家的竹笼中逃出,躲在阳光下享受这曼妙的春光。如若是这样,她此刻的心情该是多么舒畅啊,我应该为她送上世间最美好的祝福。也许,我想,她可能与群伴失散,流落世间,无依无归,正在做着孤独忧伤的梦。如若是这样,我又该如何呢?

几天后的一个黎明,我刚刚从沉睡中醒来,那只翠鸟又早早地在晨风中开始鸣唱,婉转而悠扬,如美妙的仙乐飘浮在耳边。心中忽然就有了一种私念,假如能捉住她,把她放在笼中,挂在阳台上,时时观赏她美丽妙柔的身姿,聆听她奇异动听的音律,那该是怎样舒心的事啊!这样想着,临出门的时候,我悄悄打开了窗户,心里有些愧疚,同时也有些期待,希望这只漂亮的鸟儿能飞进屋里来。整整一上午,我都在忐忑不安中度过。下班之后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进家门,心马上狂跳起来:那只可爱的翠鸟正静静地站在我的书桌上,神情安然地盯着一本有关春天的厚书。那种神情专注的样子让我忍俊不禁。几乎不费吹灰之力,鸟儿就被我捧在手中。她没有丝毫的挣扎,炯炯有神的眼光盯着我,惊喜而又飘逸……我一时竟不知所措。

看着这个可爱灵动的小精灵,想着以后时刻与她相伴的美好日子,一种从未有过的美妙感觉浸溢心头。

接下来的岁月,我伴着鸟语花香出门,行走在细密舒然的春风中,踩着沉沉的暮色入门。鸟儿在我心中,我在鸟儿眼中:那是怎样一种惬意的心情啊!我的生命几乎与鸟儿融为了一体,我滔滔不绝地把所有春天的故事讲给她听,让她感知我的乐与忧,喜与痛,我把她视为知己,当做朋友。

在这个春天里,我的人生饱满而充实,带着忧伤,带着渴望,与那只鸟儿相伴相随。阳台上的各色花儿,萌芽,生长,绽放。我默默地坐在竹椅上,捧着散发着淡淡墨香的书儿,听着翠鸟奇妙的音律,让无限的春光流荡在我的心头。透过窗子,越过无数的高楼大厦,我看到了万木葱茏,群山苍翠,溪流淙淙……

忽然有一天,我刚进家门,就听到鸟儿嘶哑的啼鸣。那声音如泣如诉,如怨如慕,缠绵悱恻,哀婉九绝,闻之令人怆然涕下。我冲过去,眼前景象使我悲从心来。鸟儿失神的眼光散漫地望着窗外,失去光泽的羽毛在淡淡的暮色中显得暗然阴郁。眼泪顺着面颊落在嘴里,苦涩悲酸。我知道,这只鸟儿终于厌倦了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;她,就要远离我而去,去寻找自由的生活,飞出牢笼,飞向四溢的春风,飞向湛蓝的天空……

我的心沉浸在伤感之中,空荡荡的毫无着落。我来回地在室内踱着,想着那些沉甸甸的过往。翠鸟啊,如若你飞走,我会不会在睡梦中想念你,会不会在黎明的晨光中再无温馨相伴,会不会打开家门便没有了你的祝福,会不会夕阳西下时再也看不到你温暖的踪影……

然而,我不能再禁锢你的灵魂,不能再让你受到世间的任何伤害。我会在一个花好月圆的日子放飞,放飞你坚韧的生命和美好的心情。你有你充满朝气的生活,你有你醉心的希望,你有你多彩的未来,你有你高远的天空,这些,都是我未曾经历过的。

这个春天,终于走到了尽头,尽管才刚刚春寒料峭。我穿着厚重的棉衣,推开那扇紧闭了好久的窗子,一股春风正祥和地向我吹来。打开做工精巧的金丝笼,将那只与我相伴相依的翠鸟放飞……

鸟儿,静静地盯着我,眼里闪着异样的泪光,带着感激和期盼,一个转身,斜飞向天空,瞬间消失在无边无际的苍穹。天地间,静谧无声,只有一颗炽热的心,在怦怦跳动……

投稿信箱:www.3207@163.com

人间